劉氏鴻書

第三十六卷

五倫部三

母

卷二十六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三十六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删正

五倫部　三

母

季敬姜者莒女也魯大夫穆伯妻文伯之母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敬姜守節教子義方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盻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階降而却引奉劍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爲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結絲絲絶左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自伸之故能成王道桓公益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

者三十人故能成霸業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贄而見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皆霸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友者皆過已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友者皆爲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文伯乃謝罪於是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處友者皆黃耄倪齒也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

彤管遺編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爲主母曰不可自我爲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

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史編

漢景帝時有防年父為繼母陳所殺防年因殺陳廷尉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為太子侍側帝問之對曰夫繼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無狀手殺其父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凡人同不宜以大逆論從之漢武故事

漢靈帝時燕代有三男共娶一婦生四子范延壽斷其從母異談

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韙妻也韙既没大皇帝敬其文

才詔入官省號曰趙母作列女傳解注賦數十萬言將嫁女臨去敕之曰愼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可爲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爲其况惡乎 初潭集

周伯仁母李氏字絡秀少時伯仁父浚求爲妾生伯仁及嵩謨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汝等並貴列吾目前嵩起曰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也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惟阿奴碌碌當在母目下 晉書

吳元濟以董昌齡爲郾城令而質其母其母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

是賊吾也會官軍絶鄜城歸路昌齡乃舉城降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墻因雨隤陷得錢盈船奴婢喜走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宅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皆舉進士及第景讓官達髮已班白小有過不免捶楚景讓在浙西有左都押牙迕景讓意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爲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母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得以爲汝喜

怒之資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
朝廷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
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拜且泣久乃
釋之軍中由是遂安景莊老於塲屋每被黜母輒撻景
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
效人求關節乎久之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
不收可憐彼翁每歲受撻由是始及第　經濟類編

夫婦附逐婦

昔宇宙初開之時只有女媧兄妹二人在崑崙山而天
下未有人民議以爲夫婦又自羞耻兄即與其妹上崑

崙呪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爲夫妻而煙悉合若不使烟散於是烟頭即合其妹即來就兄乃結草爲扇以障其面今時人取婦執扇象其事也獨異志

賈大夫惡取妻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始言則是斯藝能使醜夫變貌恨妻釋忿者也文選注

後漢黃昌爲州佐時妻歸寧中途遇賊所掠不知去向後遷蜀郡守婦因其子犯罪詣郡白訟昌疑不類蜀人問之曰妾某州佐黃昌妻賊掠賣此昌曰汝夫何以識之婦曰夫左足心有黑子昌出左足示之相扶悲泣遂

爲夫婦西京雜記

黃龍中吳郡海鹽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離時人號爲比肩人後妻卒東美不食而死合葬後未一歲冢上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鴈常宿於上孫權聞之嗟嘆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爲小比肩吳記

阮脩字宣子居貧年三十未有室王敦等歛錢爲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一錢不得獨異志

梁山伯祝英臺皆東晉人梁家會稽祝家上虞嘗同學

祝先歸梁後過上虞尋訪之始知爲女歸乃告父母欲娶之而已許馬氏子矣梁悵然若失後三年梁爲鄞令病死遺言葬清道山下又明年祝適馬氏過其處風濤大作舟不能進祝乃造梁塚失聲哀慟忽地裂祝投而死焉馬氏聞其事於朝丞相謝安請封爲義婦和帝時梁復顯靈異效勞於國封爲義忠有司立廟於鄞云吳中有花蝴蝶橘蠹所化也婦孺以梁山伯祝英臺呼之

寧波志

晉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而夫壻經年不歸女家更強以適人尋病亡夫還問女所在竟至墓所開棺女遂活

因與俱歸後婿聞之詣官爭之王導曰此非常事不可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 博物志

天授三年清河張鎰因官家于衡州性簡靜寡知友無子有女二人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鎰外甥太原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鎰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妻之後各長成宙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狀後有賓寮之選者求之鎰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恚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陰恨悲慟決別上船日暮至山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徒行跣

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感君深情不
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特
甚遂匿倩娘於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
年生兩子與鎰絕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
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向今五年恩慈間阻覆載
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無苦遂俱歸衡州既
至宙獨身先至鎰家首謝其事鎰曰倩娘病在閨中數
年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鎰大驚促使人驗之果
見倩娘在船中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
之疾走報鎰室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笑而不語出

與相迎翕然而合爲一體夫妻四十年二男並以孝廉擢第至丞尉離魂記

明華亭縣有民某某母再醮生一子及母死二子爭葬之官知縣某判其狀曰生前再醮終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先夫之面令後子收葬泳化編

崑山舟師楊姓者雅與金姓者善金姓者死有子曰金三年十七八窶甚將行乞楊見憐之因招入舟收養之既久楊夫婦以其力勤也愛之甚楊無子有一女年亦相若因以妻三歲餘產一女踰晬盤病死三哭之哀成疾日漸尫羸阽危楊夫婦始悔恨罵不絕口一日江行

泊孤島下楊謂三舟中乏薪不得炊可登岸拾枯枝爲
爨三力疾去則棄三挂颿行矣三得枯枝至泊失舟知
楊賣巳也慟痛哭欲赴江死既又念島中或逢人㒷可
救援轉入林中至一所見戈戟森森列衛在焉爲之駭
愕徐偵之無所聞漸就闃寂無人僅有八大篋封識完
好竟不知爲何䓗盜所刼財暫置此地三乃匿戈戟溝
中更蹐江濵適有乇舟經其處三招之來曰我有行李
待伴不至可附我去舟中許諾悉携大篋入舟行抵儀
眞問居停主人家密起篋視皆金珠也卽其地售得如
干服食起居非故矣既收童僕復將買妾一日行過河

下楊舟適在〻識之楊不知也〻乃使人顧其舟云湖
襄賈輜重累累舳艫充牣先是楊棄〻時女晝夜啼哭
不欲生父母強之更納婿女不從至〻登舟舟人莫敢
仰視女竊視之驚語母曰客狀甚似吾婿母詈之曰見
金夫不有躬耶若〻不知死所矣女遂不敢言〻顧女
佯謂舟人曰何不向船尾取破氈笠戴之蓋〻宴時初
登楊舟有是言也於是妻覺之出見相與抱哭驩如平
生而楊夫婦羅拜請罪悔過無巳〻亦不之較尋同歸
三家焉未幾會劇冦劉六劉七叛人吳〻出金帛贖死
上從郡別駕胡公直搗狠山之穴縛其渠魁討平之功

授武騎尉妻亦從封云 耳談

太公少婿馬氏老而見去賣漿孟津天涼不售改鬻販麪復值大風屠牛朝歌天熱肉敗遂釣魚於渭濱文王出獵載歸以師事之武王伐紂封侯於齊道遇婦人其前妻也再拜求合公取盆水傾地令其收之惟得少泥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人遂抱恨而死今有馬母塚 類林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妻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

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爲法者也其爲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母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太平御覽

顏眞卿爲撫州刺史邑人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鄉人未知也其妻以資給不充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當年立志早從師今日翻成鬢有絲落托自知求事晩蹉跎甘道出身遲金釵任意撩新鬢鸞鏡從他畫別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卽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公牒以求別適眞卿判其牘曰楊志堅早親儒敎頗負

詩名心雖慕於高科身未霑乎寸祿愚妻覩其未遇曾不少留靡追冀缺之妻賛成好事專學買臣之婦厭棄良人汚辱鄉閭傷敗風敎若無懲誡孰遏浮囂妻可笞二十任自改嫁楊志堅秀才餉粟帛仍署隨軍四遠聞之無不悅服自是江表婦人無敢棄其夫者 雲溪友議

婦附 貴女 美女 醜女

夏姬内挾伎術老而復壯者三三爲皇后七爲夫人九爲寡婦當之者輒死左氏所載當之者巳八人矣宇文士及粧臺記云春秋之初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 列子

昔有賢女馬郞婦於金沙灘上施一切淫人

凡與交者永絕其淫死甦後一梵僧來云求我侶掘開乃鎖子骨梵僧以杖挑起升空而去釋氏稽古錄

蔡文姬博學有才辨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興平喪亂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十二年生二子曹公素與伯喈善遣使以金璧贖之嫁與董祀祀犯法當死文姬詣曹公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爲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辭旨酸哀衆爲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柰何文姬曰明公廐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

其言乃追原祀罪　魏志

唐咸通中京兆神策將張季弘以勇氣聞於時一日賫文牒往州郡有村人驅驢負薪而至適當其道弘怒因提驢四足擲過水渠數步觀者驚駭暮投旅店覩其母子相對悲愁問之曰家有婦至惡恃其勇陵辱吾母子無不至季弘笑謂他非吾所辦此易耳即相爲除之母子劇喜俄婦人自外至狀無異常人季弘取驢鞭置坐下呼語曰吾聞汝倚有勇力不伏姑婿使喚果有此否婦再拜曰新婦敢耳自是大家憎嫌過甚因引季弘手至大石上歷數平日事輒曰如此事豈是新婦不是毎

陳一事以指於石上搯一畫每搯輙入寸餘李弘汗落神駭但稱道理不錯其夜不能寐翌日亟行筆𦘕

唐苗夫人其父太師其舅張河東其夫張延賞其子弘靖其婿韋臯近代婦人之貴無如此者唐史

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冷齋夜話

太祖微行至三山街一媪門有木榻假坐移時問媪何許人對曰蘇人又問張士誠在蘇州何如媪曰方大明皇帝起手時張王自知非眞命天子全城歸附蘇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又問其姓去翌日語朝臣曰張

士誠於蘇人初無深仁厚德昭見一老婦深感其恩蓋蘇民忠厚恐京師百姓千萬無此一婦也迨洪武二十四年以後取富戶實京師多用蘇人孫樹東談

獨孤信三女俱爲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長生周武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高祖從古女貴未有盛於獨孤氏者蓋不止爲人間之瑞獨異志

西施越之美女欲見者先輸金錢一文孟子註疏嘉興縣南有女兒亭勾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於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於吳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女兒亭越絕書云西施亡吳國後復歸范蠡

因泛五湖而去 吴地記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吴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喜曰此吴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吴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真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吴越春秋逸篇云吴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嗟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之審也蓋吴既滅卽沈西施於江浮沈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

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之鴟夷乃墮後人於疑網 丹鉛總錄

南北竇毅字天武在周爲上柱國有女方數歲讀列女傳一遍不忘聞隋祖受周禪自投牀下曰恨我非男子不能救舅家難毅掩口曰毋妄言赤吾族毅嘗謂夫人曰此女有奇相不可妄與人畫二孔雀於屏間謂婚者射一矢陰約中目李淵最後射各中一目遂以歸之後淵爲唐高祖竇氏爲后 學圃藼蘇

煬帝自達廣陵沉湎失度每睡須搖頓四體方就一夢

侍兒韓俊娥尤得帝意每寢必名令振聳支節然後成寢別賜名為來夢兒他日蕭后誣罪去之帝暇日登迷樓憶之題云黯黯愁侵骨綿綿病欲成須知潘岳鬢強半為多情天中記

先秦以前美人則有少昊之皇娥赤帝女之瑤樹桀之妹喜紂之妲巳有莘氏周穆王之盛淑人昭王之延娟延娛幽王之褒姒楚王之息嬀晉獻公之驪姬秦穆公之女夫玉惠文之華陽夫人莊襄王之邯鄲姬吳王之西施鄭旦楚王之鄭袖南威陽文李園妹梁惠王之閭娵趙武靈王之吳姚燕昭王之旋娟提謨中山侯之陰

后江姬皆在宮掖者也有仍氏青琴毛嫱孔父妻徐吳犯妹夏徵舒母鄭夷顏夫人皆在下者也漢宮掖則戚夫人慎夫人陳后阿嬌衛后子夫邢夫人尹夫人李夫人王夫人鈎弋夫人麗娟武帝王昭君元帝趙后飛燕趙婕妤合德成帝陰后麗華光武甄后郭后薛靈芸莫瓊樹陳尚衣陳巧笑皆魏文帝趙夫人潘夫人吳主權鄧夫人吳主和胡姝麗居洛珍潔華吳主亮二喬孫策周瑜兩楊后胡嬪芳晉武殷淑儀宋孝武潘妃玉兒東昏侯馮小憐北齊后主張麗華孔貴嬪陳后主陳宣華蔡容華隋文帝朱貴兒侯夫人袁寶兒吳絳仙俱隋煬武惠妃楊太真唐玄宗王才人武宗兩周后李后主兩劉

妃（宋徽）閨閣則秦羅敷顧夫人（張玄妹）江無畏（臨川王宏妾）曹洪女（荀奉倩婦）李勢女（桓溫妾）樂昌公主（徐德言婦）無雙（王客仙婦）失行則卓文君鶯鶯非烟虢國夫人狄夫人逵奚盈盈姬侍則馮方女（袁術）絳樹（魏）翾風綠珠宋禕（石崇）張靜琬孫荊玉（羊侃）徐月華修容豔姿（元雍）雪兒（李密）阿劉（羊鑒）紅拂（李靖）紅綃（崔生）薛瑤瑛（元載）寵姐（寧王憲）紫雲（李聽）女寶（李愿）解愁（潘炕）名伎則霍小玉李娃楚娘夜來杜韋娘史鳳楚蓮香劉採春皆灼灼有名者若退之之桃柳樂天之蠻素雖凡詞章俊士所獲寧堪上駟哉（弇州別集）

齊孤逐女者即墨之女也孤無父母其狀甚醜三逐於

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乃造襄王之門而求見于餟食而起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五逐於里者少禮何足爲貴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者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遂見與之語而悅之遂以爲齊相

妻 天中記

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父名鄴爲鄮鄉亭長母陳氏隨鄴舍於亭傍居生窮賤至夜每聚鄰婦夜績以麻蒿自照靈芸年至十五容貌絕世鄉中少年夜來竊窺終不得見咸寧元年谷習出守常山郡聞亭長有美女而家甚貧時文帝選良家子女以入六宮習

以千金寶賂聘之既得乃以獻文帝靈芸聞別父母欷歔累日淚下沾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承淚壺則紅色既發常山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帝以文車十乘迎之車皆鏤金爲輪輞丹畫其轂軛前有雜寶爲龍鳳銜百子鈴鏘鏘和鳴響於林野駕青色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足如馬蹄也道側燒石葉之香此石重疊狀如雲母其光氣辟惡厲之疾此香腹題國所進也靈芸未至京師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咽路塵起蔽於星月時人謂爲塵宵又築土爲臺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

地又於大道之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數故行者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此七字是妖辭也爲銅表誌里數於道側是土上出金之義以燭置臺下則火在土下之義漢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興土上出金是魏滅而晉興也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者言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改靈芸之名曰夜來入宮後居寵愛外國獻火珠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能勝況乎龍鸞之重乃止不進夜來妙於鍼工雖處於深帷之內不

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

爲鍼神　古文品外錄

第三十七卷

五倫部四

兄弟附姊妹 嫂叔

不附梁公　純孝純孫

叔姪

孔明求後　樊賓　封姪

宰相材　報叔　宗子

壻附甥舅

祖學士　甚欲甚好　國夫人

特選韋皐　阿上連名

朋友

管鮑　死交　可謂友

蘇張　交道難言　知己之言

身爲雅士　與子偕死　殺驢拔[illegible]

代使　吳保安

師弟

四友　三盈三虛　不及孔子

君子哉　道東道南　半千

門人三千

妾

飯牛歌　換馬　綠珠

我見亦憐　李百藥

挺之兒　一代尤物　黃巢姬

劉氏鴻書卷之三十七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删正

五倫部四

兄弟　附　姊妹　嫂叔

龔勝徵爲諫議大夫引見卽薦其弟龔舍古人内舉不避親如此代醉編

漢許荆兄子世嘗報仇殺人怨家會衆操兵至荆家欲殺之會荆始從府休歸與相遇因出門解劒長跪曰世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相教兄旣早歿一子爲嗣如全死者傷其滅絶今願殺身代之塞咎怨家扶起荆曰

許椽郡中稱爲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录苑）

世稱兄弟曰崑玉按蘇志云陸機兄弟生於崑山俱有才名雅望爲世所推時人比之崑山出玉○又蘇子由巳卯生坡常號爲卯君（鉛槧）

呂汲公在相位其兄晉伯自外郡代還相與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階趨謁以二婢掖侍而前晉伯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解其意叱二婢使去夫人獨拜於赤日中盡禮而退晉伯略不顧旁聞者歎服其家法之嚴（何氏語林）

朱溫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溫爲節度使其

母王氏猶傭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溫舉觴爲壽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賢哉此媼深哉此言於朱五經之學必嘗有聞矣溫篡位之日與宗戚飲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投瓊擊盆中迸散睨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鎭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行見汝赤其族矣何以博爲　鶴林玉露

女嬃屈原姊也聞屈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姊歸故離騷之女嬃之嬋娟兮申申其

訾予 彙苑

曹壽妻班超之妹也超字仲升扶風人爲都護在絕域年老思入關妹乃上書曰妾兄超延命沙漠三十餘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書奏帝乃徵還 後漢書

趙宋藝祖將北征京師誼言欲立檢點爲天子太祖告其家曰外間詾詾將若之何時太祖姊在廚下舉麪杖擊之曰丈夫臨事可否當自決乃來家間恐怖婦女耶 宋書

明少師姚廣孝往蘇湖等府賑濟廣孝初爲僧其姊嘗戒之曰汝既爲和尚當發慈悲心蓋知其好殺也及貴

靖難姊歎息謂人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廣孝旣貴還
吳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爲不納廣孝乃
易僧服而往姊堅不肯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中
堂廣孝卽連下拜姊曰我安用爾拜許多耶曾見做和
尚不了底是甚好人言畢遂還戶内不復再見皇明補遺
漢高祖微時嘗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嫂厭叔
與客來陽爲羮盡轉釜客以故去巳而視其釜中尚有
羮由是怨嫂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侯太上皇以爲
言高祖曰非敢忘之爲其母不長者封信爲羮頡侯高
祖號爲大度不記人過者然亦不置轉釜之怨漢史

王凝之妻謝道韞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晉書

晉謝朗父據早卒總角時病新起體羸未甚勞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嫂王氏再遣信令還安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因流涕攜朗去謂坐客曰家嫂辭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天中記

唐李光進弟光顔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封貲貯納管鑰於姒光進命返之曰娣建事姑

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 楮記室

祖孫

後周李遷哲嘗除直州刺史即本州也遷哲妾媵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十餘里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者分處其中遷哲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讌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披簿以審之○郭子儀諸孫數十人每羣孫問安不盡羣領之而已 談寶

五代唐郭崇韜爲樞密使用事自宰相豆盧革等皆附之以其姓郭因問崇韜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公世家鴈門豈其枝派耶崇韜曰因遭亂亡失譜牒嘗聞

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華曰然則固從祖也氏族博攷
狄青爲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
餘通詣青獻之以謂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
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還之綱鑑
原穀者不知何許人祖年老父母厭患意欲棄之穀年
十五涕泣苦諫父母不從乃作輿舁棄之穀乃隨收輿
歸父謂之曰爾焉用此凶具曰穀恐後父老不能更作
是以收之耳父感悟愧懼乃載祖歸侍養尅巳自責更
成純孝穀爲純孫太平御覽

叔姪

蜀諸葛喬字伯松瑾第二子本字仲愼孔明未有子求喬爲後瑾啓吳王而遣之孔明以爲嫡故改其字喬爲畢孔明後有子畢還復爲瑾後蜀志

謝玄嘗佩紫羅香囊叔安惡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得乃焚之時苻堅入寇安舉玄爲前鋒而有淝水之捷晉書

唐魏徵以定五禮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孤姪叔慈帝愴然曰此可以勸俗即許之唐史

呂文穆致政居洛真宗祀汾陰過洛文穆尚能迎謁至回鑾已病帝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臣諸子

皆豚犬不可用有姪夷簡任潁川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語遂至大用 通鑑

歐陽修少孤其叔父教之學既貴乞以一官回贈以報其德詔從之乃自員外郎贈郎中後世以爲美談不知又有先於修者王曾爲叅知政事改楚叔太子中舍宗元叔母嚴氏自言㓜孤叔父母育之詔贈宗元工部員外郎嚴氏懷仁縣太君 貽謀錄

元張閏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無私藏閏兄顯卒即以家事付姪聚聚辭曰叔父行也叔宜主之閏曰姪宗子也姪宜主之相讓既久卒以付聚縉紳之家

自謂不如

婿 附甥舅

祖無擇既娶徐氏有姿色議親之時無擇爲館職徐氏必欲相其人而無擇貌寢恐不得當也同舍馮當世京丰姿秀美乃諭媒妁俟馮出局揚鞭躍馬經過徐居曰此祖學士也徐竊窺喜甚成婚始語其非竟以反目離婚

皇甫泌向敏中之婿也少年縱逸多外寵往往涉旬不歸敏中方秉政每優容之而其女抱病甚篤敏中妻深以爲憂且有恚怒之詞敏中不得已具劄子乞與泌離

婚一日奏事畢方欲開陳真宗聖體似不和遽離扆坐
皴中迎前奏曰臣有女壻皇甫泌語方至此真宗連應
曰甚好甚好會得巳還内矣皴中詞不及畢下殿不覺
抆淚蓋莫知聖意何如巳而傳詔中書皇甫泌特轉兩
官皴中茫然自失欲翌日奏論是夕女死竟不能辨直
其事東軒筆錄

王青晏元獻公門下常賣人自號王實頭常遇奇士傳
一相術時時相公之奴婢輙中夫人一日呼至堂下青
遽相其女曰此國夫人也夫人笑曰爲我擇一佳壻青
應聲曰恰有一秀才姓富須做宰相明年狀元及第在

興國寺下元獻退朝夫人具道其事使人通好明年富黜於春官晏以青爲妄大悔之未幾富中大科恩此狀元郎大丞相鄭公也青有女婿時秀才儀貌甚偉衆以青善相必得非常人青曰吾女命薄安敢適富貴人時生亦非遠到果及第十而卒 貽謀錄

張延賞累代台鉉每宴賓客選子婿莫有入意者其妻苗氏太宰苗晉卿之女也夫人有鑒甚別英銳特選韋皐秀才曰此人之貴無以比儔既以女妻之不二三歲以韋郎性度高廓不拘小節張公稍悔之至不齒禮一門奴僕漸見輕怠惟苗氏待之常厚張氏垂泣言曰韋

郎七尺之軀學兼文武豈有沉滯兒家爲尊卑見誚良
時勝境何忍虛擲乎韋乃辭東遊妻罄粧奩贈送延賞
喜其往也贐以七馱物每之一驛則附遞一馱而還行
經七驛所送之物盡歸之矣其所有者淸河氏所贈粧
奩及布囊書策而已延賞莫之測也後權隴右軍事會
德宗行幸奉天西面之功獨居其上聖駕旋復之日自
金吾持節西川以代延賞乃改易姓名以韋作韓以皐
作翱莫敢言之也至天廻驛去府城三十里有人特報
延賞曰替相公者金吾韋皐將軍非韓翱也苗夫人曰
若是韋皐必韋郎也延賞笑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

蒼生應已委棄溝壑豈能乘吾位乎婦女之言不足云

爾初有巫媼者每述禍出示其言多中相公尚直之神漸減韋郎以雖從之神日增皆以妖妄之言不復再召

苗夫人又曰韋郎比雖貧賤氣凌霄漢每以相公所談未嘗一言屈媚因而見尤成事立功必此人也來早入州方知不誤延賞憂惕莫敢瞻視曰吾不識人西門而出韋入見苗禮奉過[illegible]曰凡是舊時婢僕曾無禮者悉遭韋公棒殺投於蜀江 唐宋遺史

梁劉孝綽少有盛名舅王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少字也○唐姚崇每與兒孫會集曰外甥自非疏但別姓耳遺與兒姪連名 語林

朋友

管仲嘗曰吾始困時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嘗幽因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著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管仲相桓公內修政事外連諸侯桓公必質之鮑叔鮑叔曰公必行夷吾之言公乃行之夫鮑叔之於管仲不惟知之又

從而薦之不惟薦之又從而左右之交游中感恩知己孰有過於仲者及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仲未對公且問鮑叔之爲人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其爲人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不可以爲政鮑叔之待管仲如此管仲之待鮑叔如彼正所以護鮑叔之短而保鮑叔之令名也世人但解鮑叔之知管仲而不解管仲之尤知鮑叔漢曹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死惟賢惟參參聞之亦告人趣治行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悉遵何約

東無所變更此二人事雖與管仲相反而其相知實相類　金罍子

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相與爲死友欲仕於楚道遥山阻遇雨雪不得行饑寒無計自度不俱生也伯桃謂角哀曰天不我與深山窮困併在一人可得生寧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内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得衣糧前至楚楚平王愛角哀之賢嘉伯桃之義以公卿之禮葬之角哀夢見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然正苦荆將軍冢相近欲役使吾吾不能聽也與連戰不勝今月十五日

嘗大戰得子則勝否則死矣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冢上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君子曰執義可以爲世規 列士傳

趙襄子游於囿中至梁馬却不肯進青荓爲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荓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爲死人叱青荓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荓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爲可適乃退而自殺青荓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青荓豫讓可謂之友也 呂氏序意

說人主須術以動上從橫師則鬼谷也傳曰蘇秦張儀從橫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為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張儀不若蘇秦相趙并相六國張儀貧賤往歸蘇秦坐之堂下食以僕妾之食數讓激怒欲令相秦儀忿恨遂西入秦蘇秦使人厚送其後覺知曰比在其術中吾不知也此吾所不及蘇君者論衡

丹子有同門生喪親白丹欲往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陳張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交道難也

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弘嘆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西京記

朱暉張堪同是南陽宛人張於太學見文季甚重之把臂語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文季不敢對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季子擷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常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初潭集

魏將軍張遼與護軍武周有隙就刺史溫恢求交胡質質辭以疾遼出遇質問曰僕心於君何以相孤如此質曰古人之交多取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不信方可善終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不輟口今因睚眦遂來嫌隙如質才薄豈能終好故不顧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按伯南武周字也 山堂肆考

吳範字文則三國孫權時拜騎都尉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孫權責怒甚嚴令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子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爲範曰安能坐觀汝耶乃髡頭自縛詣門使鈴下以聞鈴下曰死不敢白範

曰汝有子耶曰有曰使汝爲吳範死子以爲我銘下乃
排闥入言未卒權大怒欲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
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乃釋免滕滕見範謝曰
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
用多爲吳錄
唐皇潘邸時毎過韋杜間逐兎悠反一書生延進其家
貧止一村妻一驢而已坐未久書生殺驢拔蒜酒餅霧
霈上奇之與語不凡問其姓名乃王琚也自是毎遊必
過琚家及韋專制上憂之琚曰亂則殺之何疑也上納
其言後拜爲中書侍郎預配享

狄仁傑太原人爲府法曹參軍時同僚鄭崇質母老且病當充使絶域仁傑謂曰太夫人有危亟之病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泣乎乃請代崇質（談寶）

吳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義尉其鄉人郭仲翔即元振從姪也會南蠻作亂李蒙爲姚州都督臨辭元振謂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行破賊立功當接引之俾其縻薄俸也蒙諾之仲翔頗有幹用乃以爲判官委之軍事至蜀保安寓書於仲翔曰幸共鄉里籍甚風猷雖曠不展拜而心常慕仰吾子國相猶子幕府碩才李將軍秉文兼武受命專征以將軍英勇兼足下才能師

之克綏功在旦夕保安才乏兼人官從一尉辟在劍外地遷蠻陬況此官已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選曹之格限豈有望焉側聞君子急人之急憂人之憂不遺鄉曲之情忽垂特達之眷使保安得執鞭弭以奉周旋録及細微薄霑功効承茲凱入得預末班是吾子丘山之恩即保安銘鏤之日惟照其款誠而寬其造次專策駑蹇以望招携仲翔得書深感之即言於李將軍召爲管記未至而蠻賊轉逼李將軍至姚州與戰破之乘勝深入蠻覆而敗之李身死軍沒仲翔爲虜蠻夷利漢財物其沒落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贖之人絹三十匹保

安至姚州適值軍沒遲留未返而仲翔於蠻中間關致書於保安曰永固無恙保安之字頃辱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入賊庭果逢撓敗李公戰沒吾爲囚俘假息偷生天涯地角顧生世已矣念鄉國窅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縶身非箕子日見爲奴海畔牧羊有類於蘇武宮中射鴈寧期於李陵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以中華世族爲絕域窮囚思老親於舊國望松檟於先塋忽忽發狂腷臆流慟不知涕之無從昨蒙枉問承間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則請爲管記大軍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於我行非僕敢遺於鄉曲也足下門傳餘慶天祚積善

果事期不入而身名並全向若早事麾下同㕘幕府尉
絕域之人與僕何異願足下早附白書報吾伯父宜以
時到得贖吾還使亡魂復歸死骨更肉惟望足下耳今
日之事請不辭勞苦吾伯父巳去廟堂難可諮啓即願
足下親脫石父解夷吾之縶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
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下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
請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見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爲俘
囚之竪死則蠻夷之鬼耳更何望哉巳矣吳君無落吾
事保安得書甚傷之時元振巳卒保安乃傾其家得絹
二百疋往因住嶲州經營十年不歸其妻乃率弱子駕

一驢自往瀘南求保安所在於途中糧盡因哭於路左哀慼行人時姚州郡督楊安居乘驛赴郡見保安妻哭異而訪之妻曰妾夫遂州方義尉吳保安以友人沒蕃丐而往贖因住姚州棄妾母子十年不通音問妾今貧苦往尋保安糧乏之路長是以悲泣安居大奇之謂曰吾前至驛當候夫人濟其所乏既至驛安居賜保安妻錢數千給乘令進安居馳至郡先求保安見之執其手升堂請保安曰吾常讀古人行事不謂今日親覩於公何俠義情深妻子意淺捐棄家室求贖友朋而至是乎願假官絹四百疋濟公此用待友人到後吾方徐爲塡還

保安喜取其絹令蠻中通信者持往向二百日而仲翔至姚州形狀憔悴殆非人也方與保安相識語相泣也安居曾事郭尚書則爲仲翔洗沐賜衣裝引與同坐宴樂之安居重保安行事甚寵之於是令仲翔攝治下尉仲翔久於蠻中且知其款曲則使人於蠻洞市女口十人皆有姿色既至因辭安居歸北且以蠻口贈之安居不受曰吾非市井之人豈得報耶欽吳生分義故因人成事耳公有老親在北且充甘膳之資仲翔謝曰鄙身得還公之恩也微命得全公之賜也翔非瞑目敢忘大造但此蠻口故爲公求來公今見辭翔以死請安居曰

雖違公雅意今爲公受一小口耳因辭其九人而保安
亦爲安居厚遇大獲資糧而去仲翔到家辭親凡十五
年矣郤至京以功授蔚州錄事參軍則迎親到官兩歲
又以優授代州戶曹參軍秩滿內憂葬畢因行服墓次
乃曰吾賴吳公見贖故能拜職養親今親歿服除可以
行吾志矣乃行求保安而保安自方義尉選授眉州彭
山丞仲翔遂至蜀訪之保安秩滿不能歸與其妻皆卒
於彼權窆寺內仲翔聞之哭甚哀因製縗衣環絰加杖
自蜀郡徒跣哭不絕聲至彭山設祭酹畢乃出其骨每
節皆墨記之盛於斂囊又出其妻骨亦墨記之貯於竹

罷而徙跣親負之徒行數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愛之如弟於是盡以家財二十萬厚葬保安仍刻石頌美仲翔翔親廬其側行服三年旣而爲嵐州長史又加朝散大夫携保安子之官爲娶妻恩養甚至仲翔德保安不已天寶十二年詣闕讓朱紱及官於保安之子以報時人甚高之初仲翔之沒也賜蠻首爲奴其主愛之飮食與其主等經歲仲翔思北因逃歸追而得之轉賣於南洞洞主嚴惡得仲翔苦役之鞭笞甚至仲翔棄而走又被逐得便賣南洞中其洞號菩薩蠻仲翔居中經歲困厄復走蠻又追而得之復賣他洞洞主得仲翔怒

曰奴好走難禁止耶乃取兩板各長數尺令仲翔立於板以釘其足背釘之釘達於木每役使常帶二木行夜則納地檻中親自鎖閉仲翔二足經數年瘡方愈木鑠地檻如此七年仲翔初不堪其憂保安之使人往贖也初得仲翔之首主展轉為取之故仲翔得歸焉劇談錄

廬陵張千載字毅甫別號一鶚文山之友也文山貴時屢辟不出及文山廣敗還至吉州城下千載潛出相見曰丞相往燕千載亦往往卽寓文山囚所近側三年供送飲食無缺又密造一櫝文山授命日卽藏其首訪知夫人歐陽氏在俘虜中便火其屍然後拾骨寘囊并櫝

南歸付其家安葬是日文山之子夢其父怒曰繩鉅未斷其子驚覺遽啟視之果有繩束其髮李卓吾贊曰不食其祿肯受其縛一繩未斷如錐刺腹生當指冠死當怒目張氏何人實襄弁櫝生死交情千載一鴞　李氏焚書

師弟

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尚書大傳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惟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論衡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為善者少說者多若身不死安料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是以恭敬待天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說苑

鄭玄好學日夜討誦不倦門徒數百千人孔融深敬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廣其門曰通德門初師事馬融質諸疑問及辭歸融嘆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漢書 楊龜

山師事明道先生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性理

員半千名餘慶少與齊州人何彥先同師事王義方義方嘉重之嘗謂之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遂改爲半千及義方卒半千與彥先皆成服喪畢而去神異錄

張後胤高祖鎮太原引爲客以經授秦王太宗即位賜宴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胤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賛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矣帝爲之笑焉彙苑詳註

妄

列女傳曰妾倩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爲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歌曰南山燦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倩進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爲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倩曰妾聞之也毋老老毋賤賤毋少少毋弱弱管仲曰何謂也倩曰昔者太公望七十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爲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老可老耶夫伊尹有莘

氏之勝臣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賤可賤耶寗子生五歲而贊禹少可少耶駃騠生七日而超其母弱可弱耶於是管仲乃下席而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日公使我迎寗戚寗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君不知識耶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召我安居此寗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桓公乃修宮府齋戒五日見寗子因以爲佐齊國以治　堯山堂外紀

後魏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彰有美妾可換惟君所擇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名曰鶻故後人作愛妾換馬詩奏之絃歌焉 誠齋雜記

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邙下方登凉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本受命者綠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命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 晉書

晉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爲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

不知旣聞異數十婢持白刃襲之正値李梳頭髮委籍地膚色玉曜不爲動容徐徐結髮斂手向主言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神色閑正辭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世說新語

李德林爲內史令與楊素共執隋政素功臣豪後房婦女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藥夜入其室則其寵妾所召也素俱執於庭將斬之百藥年未二十儀神俊秀素意惜之曰聞汝善爲文可作詩自敘稱吾意當免汝死解縛授以紙筆立就素覽之欣然以妾與之并資從

數十萬 隋唐佳話

嚴挺之薄妻而愛其子武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厚玄英未嘗慰省何至於斯母曰汝父嫌吾寢陋枕蓆數宵即懷汝自後相棄其母悽咽武亦憤惋候父出玄英方睡武持小鐵鎚擊碎其首挺之歸驚愕視之已斃矣左右言小郎君戲運鎚而致此挺之呼武曰汝何戲之甚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也父曰真嚴挺之兒 天中記

嚴續相公歌姬唐鎬給事通犀帶皆一代尤物唐有慕姬之色嚴有欲帶之心因呼盧之會出妓解帶較勝負

於一榔舉坐屏風六骰數巡唐彩文勝唐乃酌酒命美

人歌一曲而別相君悵然遣之 開元遺事

中和間時溥既平黃巢獻俘於朝幷巢姬妾百數僖宗

御太元樓受之宣問姬妾汝等皆勳貴子女世受國恩

何爲從賊其居首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

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

將相於何地乎僖宗不復問皆戮於市人爭與之酒衆

皆悲慟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

清波志

酒徒飄生家富畜妓開成初行歷陽道中止定山寺遇

外弟韋生下第東歸同憩水閣鮑置酒酣韋謂鮑曰樂妓數輩焉在得不有携挈者乎鮑生曰幸各無恙然滯維揚日連斃數駟復乘既闕不果悉從唯與夢蘭小倩俱今亦可以佐歡矣頃之二雙鬟抱胡琴方響而至遂坐鮑生之右撥絲擊金響亮溪谷酒闌鮑謂韋曰出城得良馬乎對曰予春初塞遊自鄜坊歷烏延抵平夏止靈武而廻部落駔駿獲數疋龍形鳳頸鹿脛鳧膺眼大足輕脊平筋密者皆有之鮑撫掌大悅乃停杯命燭閱馬數疋於軒檻前向所誇誕實未盡其八九韋戲鮑曰能人換任選殊尤鮑欲馬之意切密遣四絃更衣盛

妝頃之而至乃命捧酒勸韋生歌一曲以送之云白露濕庭砌皓月臨前軒此時頗留恨含思獨無言又歌送鮑生酒云風颭荷珠難暫圓多生信有短姻緣西樓今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韋乃召御者牽紫叱撥以酬之鮑意未滿往復之說紊然無章有紫衣冠者二人導從甚衆自水閣之西升階而來鮑韋以寺當星使交馳之路疑大寮夜至乃恐悚入室闔户以窺之而杯盤狼藉不暇收拾時紫衣即席相顧笑曰此即向來指妾換馬之筵乎因命酒對飲一人鬚髯甚長質貌甚偉持盃望月沉吟久之曰今珠露既清桂月如晝吟味時發

盃觴間行能援筆聯句賦今之體調一章以樂長夜否曰何以爲題長鬚曰便以妾換馬爲題仍以舍彼傾城求其駿足爲韻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啟書囊抽毫以操之各占一韵長鬚者唱云彼美人兮如瓊之瑛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於逐日故何惜於傾城香暖深閨未厭天香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紫衣曰原夫人以矜其容馬乃稱其德既各從其所好諒何求而不克長跪而别姿容休耀其金鈿右牽而來光彩頓生于玉勒長鬚曰步及庭砌効當軒墀望新恩懼非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驄意已忘於鬒髮汗

流紅頳愛無異於凝脂紫衣曰是知事有興廢用有反舍彼以絶代之容爲鮮矣此以軼羣之足爲貴哉買笑之恩既盡有類夢焉擄轂之力尚存猶希進也賦四詠訖芭蕉盡葺生發徧取紅箋跪獻於廡下二公大驚曰幽顯路殊何見逼之若是然吾子非後有爵祿不可與鄙夫相遇言訖二公行十餘步而失忽不知其所在才鬼記

宋祁字子京仁宗朝知成都帶唐書刻脩垂簾然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人望之如神仙皆知其脩唐書也嘗過御街逢內家車子有褰帷者曰小宋也祁因微

鷓鴣天一曲落句云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千萬重其詞傳達禁中仁宗訪知呼小宋者後因與翰林語及小詞祁惶恐上曰蓬山不遠遂以贈之○子京多內寵後房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凍而歸 宋書

司馬溫公未有子清河郡君為置一妾一日使盛飾入書室中公略不顧妾思所以動之取一帙問曰中丞此是何書公拱手正色答曰是尚書妾逡巡而退 代醉編

宋韓侂冑有愛姬小故被譴餞唐令程松壽亟召女儈

以八百千市之舍之中堂旦夕夫妻上食事之甚謹姬
悍恐莫知所由居數日侂胄意解復召之知爲松所市
矣大怒松壽聞之亟上謁獻之曰頃有郡守辭闕者將
挾市去外郡某忝赤縣恐忤君顏故爲王匿之舍中耳
侂胄意猶未平姬既入具言松壽謹侍禮侂胄大喜即
日蹴除太府寺丞旬遷監察御史踰年進右諫議大夫
猶怏怏不滿乃更市一美人獻之名曰松壽侂胄追問
之曰奈何與大諫同名荅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
胄憐之即除同知樞密院事 宋史
明天順時張寧有二妾一寒香姓高氏一晚翠姓李氏

年可十六七皆端潔慧悟公老益愛重之及病將革無子諸姬年長者悉命出之二氏獨不忍去因泣請曰妾二人有死無二幸及公目未瞑願賜一閣同處且封鑰之第留一竇以進湯粥誓以死殉公也遂引刀各截其髮以示無他腸公命從之乃寂居小閣絕不與外間通聲問及卒乃設席閣中旦夕哭臨服三年喪不關户者五十餘年嗣子曰嘉秀字文英舉嘉靖己丑進士其晝錦歸也二氏曰妾等犬馬之齒已踰七旬幸不辱先公於地下又況有佳後耶令啓鑰出則皤然雙媼矣親戚莫不憐敬之遂為之奏聞旌之曰雙節云堯山堂外紀

終